



# 大会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Ma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5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  
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8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  
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 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 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17/30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题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 72/240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按照经社理事会和大会的上述决议提交。

本报告概述以色列执意推行的做法和政策，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并且影响在其军事占领下生活的民众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做法和政策。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谨感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世界粮食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

\* A/73/50。



## 一.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7/30 号决议和大会第 72/240 号决议表示关切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还表示关切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开采、破坏、损耗、耗尽或危及自然资源。
2. 本说明介绍上文所述事项的相关事态发展。

##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法

3. 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及巴勒斯坦法律制度的双重复杂管辖。在西岸，以色列国内法域外适用于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人则受巴勒斯坦法律制度以及以色列军法的管辖。由此形成的差异在刑事事项上尤其成问题。与以色列嫌疑人和被告相比，巴勒斯坦嫌疑人和被告享有的人权标准较低。仅根据国籍或出身在同一领土上适用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本质上具有歧视性，也违反作为公平审判权核心的法律面前平等原则。在西岸，以色列国内法适用于定居者而以以色列军法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这也引起了关切，因为占领国有义务尊重所占领土的现行法律，除非完全无法这样做。
4. 特别是在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东耶路撒冷和 C 区(占西岸面积的 60%，5-10% 的巴勒斯坦人居住于此)，以色列的规划和分区被认为具有限制性、构成歧视且违反国际法。<sup>1</sup> 巴勒斯坦人只能在 13% 的东耶路撒冷土地上进行合法规划和建设。在为定居点分配土地、划定军事禁区 and 为“隔离墙”征用土地之后，C 区仅有 30% 的土地供巴勒斯坦人使用。以色列民政局允许巴勒斯坦人在 C 区 0.4% 的土地上进行建造(见 A/72/564，第 32 段)。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建筑许可证方面常常面临以色列设置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2007-2016 年期间，巴勒斯坦人在 C 区提出的建筑许可证申请的核准率不到 4%。<sup>2</sup>

### 滥用武力和定居者暴力行为

5. 关于国际标准的关切持续存在，特别是关切西岸以及加沙地带限制出入区的平民示威者和投掷石块者。对安全和军事人员的违法行为普遍缺乏问责使局势恶化，尤其是考虑到一些明显的非法杀害事件。<sup>3</sup> 2018 年 3 月 30 日，以色列军队

<sup>1</sup> 见 A/HRC/34/38，第 24、39 和 40 段；A/72/90-E/2017/71，第 4 段；A/72/564，第 32 段，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7 年人口、住房和机构普查的最终结果”(拉马拉，2018 年)，可查阅：[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2364-1.pdf](http://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2364-1.pdf)。

<sup>2</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基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1 月)，尾注 22。

<sup>3</sup> 见 A/72/565，第 6 至 16 段和 51 段。另见大赦国际，《大赦国际，2017/18 年大赦国际报告：世界人权状况》(伦敦，2018 年)，第 207 页。

打死了 18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 1 400 多人，其中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加沙与以色列隔离墙附近的示威活动期间；<sup>4</sup> 据报约有 800 人被实弹击伤。<sup>5</sup>

6.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包括 3 名妇女和 17 名儿童在内的 80 名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军队、安全机构或定居者打死，12 188 名巴勒斯坦平民受伤，其中包括 419 名妇女和女童以及 2 095 名儿童。<sup>6</sup> 一些伤亡涉及或据称涉及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同期，16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119 人受伤。

7. 2018 年 3 月 7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恐法修正案，授权警察指挥官扣留在袭击或涉嫌袭击以色列人时被杀的巴勒斯坦人遗体，并在确定有理由担心葬礼可能导致恐怖主义袭击或危及生命，或葬礼将被用作颂扬恐怖主义袭击的平台时，可设定归还遗体下葬的条件。<sup>7</sup>

### 与定居者有关的暴力行为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人继续遭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骚扰。定居者暴力行为继续阻碍受影响的巴勒斯坦居民行使诸多人权的能力(见 A/HRC/37/43，第 23 段)。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事件自 2013 年以来稳步减少，但 2017 年比 2016 年大幅增加。据报，定居者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发动了约 180 次袭击。<sup>8</sup>

9. 2014 至 2017 年，记录的定居者暴力案件起诉率有所上升，<sup>8</sup> 至少部分原因是执法和起诉力度加大。尽管如此，以色列依然没有尽最大努力调查定居者暴力案件并起诉犯罪人(见 A/HRC/37/43，第 23 段)。

10. 以色列人在西岸所犯罪行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往往选择不向以色列警方报案；此类罪行通常没有受到调查。<sup>9</sup> 仍有记录在案的案件表明定居者在以色列安全部队面前或甚至陪同下袭击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见 A/72/564，第 17 至 22 段)。

<sup>4</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 3 月)。

<sup>5</sup>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加沙令人不安(日益严重)的人员伤亡”(2018 年 4 月 5 日)。可查阅：[www.icrc.org/en/document/gaza-troubling-human-toll](http://www.icrc.org/en/document/gaza-troubling-human-toll)。

<sup>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每月数字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content/monthly-figures](http://www.ochaopt.org/content/monthly-figures) (2018 年 3 月 17 日查询)。

<sup>7</sup> 以色列议会，“以色列议会通过授权警方扣留恐怖主义分子尸体的法律”，新闻稿(2018 年 3 月 8 日)。可查阅：[www.knesset.gov.il/spokesman/eng/PR\\_eng.asp?PRID=13804](http://www.knesset.gov.il/spokesman/eng/PR_eng.asp?PRID=13804)。

<sup>8</sup> 以色列人权志愿者组织，“Data sheet, December 2017: law enforcement on Israeli civilians in the West Bank - Yesh Din monitoring update 2005-2017，第 4 页。可查阅：<https://www.yesh-din.org/en/data-sheet-december-2017-law-enforcement-israeli-civilians-west-bank>；“2017 年上半年的定居者暴力行为增加”，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7 月)。可查阅：[www.ochaopt.org/content/increase-settler-violence-during-first-half-2017](http://www.ochaopt.org/content/increase-settler-violence-during-first-half-2017)。

<sup>9</sup> 同上，第 2 页。

## 拘留和虐待

11.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至少有 5 890 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因安全问题被拘留者”遭到关押或在以色列监狱服刑，<sup>10</sup> 其中包括 356 名儿童<sup>11</sup> 和 61 名妇女。<sup>12</sup> 拘留巴勒斯坦儿童的问题依然令人严重关切，因为此类拘留应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使用时间应尽可能缩短。<sup>13</sup>

12.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427 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其中包括 4 名儿童。<sup>14</sup> 1967 至 2014 年，以色列当局签发了 50 000 多项行政拘留令。截至 2017 年 7 月，以色列监狱中至少有 449 名被行政拘留者，他们未经指控或审判被无限期关押。<sup>15</sup> 采用行政拘留措施必须符合以色列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 78 条关于拘禁仅作为例外措施的规定。

13. 大多数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被关押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外的设施中。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将被保护人(包括被控犯有罪行)移交到占领国领土。这一做法使家属难以或无法探视被拘留者(见 A/72/565，第 38 段)。

14. 如去年的秘书长说明所述，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关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包括未成年人)的一些做法。此类做法包括：剥夺被行政拘留者的基本法律保障、隔离和单独禁闭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拘留者、惩罚和虐待绝食者、虐待巴勒斯坦儿童或对其实施酷刑、阻碍亲属探视儿童被监禁者。委员会还表示关切，其收到的资料显示没有对酷刑和虐待行为进行适当问责(见 A/72/90-E/2017/71，第 18 段；另见 CAT/C/ISR/CO/5，第 22、24、26、28 和 30 段)。没有对 2001 年以来提出的 1 000 多项酷刑或虐待指控开展刑事调查。<sup>16</sup> 酷刑或虐待指控尤其涉及以色列安全局。虽然涉及该局的指控数量自 2013 年 6 月以来翻了两番，但均未促成刑事调查(见 A/HRC/WG.6/29/ISR/2，第 23 段；另见 A/HRC/31/40，第 47 和 48 段；A/HRC/34/38，第 48 至 50 段；A/71/364，第 58 至 60 段)。尽管如此，对涉嫌伤害了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以色列士兵提出了 5 项起诉，这些士兵被带上手铐并遭到监禁。<sup>17</sup>

<sup>10</sup> 不包括被关押在军事监狱的人。

<sup>11</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被以色列安全机构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统计数据库，可查阅：[www.btselem.org/index.php/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http://www.btselem.org/index.php/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 (2018 年 4 月 3 日查询)。

<sup>12</sup>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统计数据库，可查阅：[www.addameer.org/statistics](http://www.addameer.org/statistics) (2018 年 3 月 8 日查询)。

<sup>13</sup> 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14</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行政拘留统计数据库，可查阅：[www.btselem.org/index.php/administrative\\_detention/statistics](http://www.btselem.org/index.php/administrative_detention/statistics) (2018 年 4 月 3 日查询)。

<sup>15</sup>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行政拘留的十项事实”(2014 年 2 月 12 日)。可查阅：[www.addameer.org/publications/ten-facts-administrative-detention](http://www.addameer.org/publications/ten-facts-administrative-detention)。

<sup>16</sup> 大赦国际，“大赦国际 2017/18 年度报告”，第 209 页；另见 A/HRC/37/42。

<sup>17</sup> 以色列人权志愿者组织，“Data sheet, January 2017: law enforcement on Israeli soldiers suspected of harming Palestinians—figures for 2015”，第 11 页。可查阅：<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files.yesh-din.org/2016+דעמבר+מצה+נתונים+דף/YeshDin++Data+1.17++English.pdf>。

## 毁坏和没收财产和基础设施

15. 以色列继续拆毁房屋并由此导致巴勒斯坦人迫迁是造成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胁迫环境的关键因素，其特定情况可能让个人和社区别无选择，只能离开。<sup>18</sup> 拆毁房屋和由此造成的迫迁往往严重违反人权法(见 A/72/564，第 49 段)以及禁止毁坏或没收私人财产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见 A/HRC/37/43，第 33 段)。

16.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以色列当局拆毁了 310 多处巴勒斯坦建筑，比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有所减少。2009 年以来被拆毁的建筑总数为 5 413 所，其中包括 2 009 所住宅和 917 所捐助者资助的建筑。<sup>19</sup> 2017 年是以色列自 2000 年以来在东耶路撒冷拆毁巴勒斯坦建筑数目第二多的年份，但低于记录了 190 次拆毁事件的 2016 年。<sup>20</sup>

17. 以色列当局以缺乏几乎无法获得的建筑许可证为由，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见 A/72/564，第 23 至 25 段)。截至 2017 年年底，对 C 区巴勒斯坦人财产下达的 13 000 多项拆除令尚待执行。<sup>21</sup>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对涉嫌实施了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家居进行了 9 次惩罚性拆毁，19 这一措施可能构成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禁止的集体惩罚(见 A/72/565，第 18 至 27 段)。

19. 此外，截至 2017 年 9 月，该年记录了 66 起与农业设施或资产有关的拆毁和没收案件，以及 39 起与粮食援助有关的案件。<sup>22</sup>

20. 以色列将没收财产作为对涉嫌袭击了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邻居的惩罚措施，亦会构成集体惩罚(见 A/72/565，第 23 至 27 段)。C 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区域被正式指定为公共土地(以色列称其为“国有土地”)。绝大多数“国有土地”是在 1990 年代初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前宣布的。据估计，1979 至 1992 年，750 至 9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色列宣布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仅分配给以色列及其公民使用，而不是使当地居民受益。

## 居民流离失所

21. 依然令人关切的是，国家认可没收土地、追认前沿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拆毁巴勒斯坦人住房和谋生设施、拒绝向巴勒斯坦人签发建筑许可证、限制行动和谋生途径、定居者暴力和不追究此类暴力行为的责任等因素在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营造了一个胁迫环境，迫使巴勒斯坦人迁出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某些地区。除非得到搬迁者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否则这种政策导致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搬迁

<sup>18</sup> 见 A/72/564，第 27 段；另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附件一(保护)。

<sup>19</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拆毁房屋和流离失所数据库。见 [www.ochaopt.org/page/demolition-system](http://www.ochaopt.org/page/demolition-system) (2018 年 3 月 12 日查询)。

<sup>20</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2 月)。

<sup>21</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尾注 22。

<sup>22</sup> 同上，第 11 页。



到其他住宅区可能会构成强迫转移。这违反了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强迫转移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并构成战争罪。<sup>23</sup>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有 448 名巴勒斯坦人在房屋拆毁后流离失所，与前两个报告所述期间分别流离失所的 1 263 人和 1 162 人相比，大幅减少。自 2009 年以来，因房屋被拆毁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总数为 8 681 人，其中包括 4 528 名儿童。<sup>19</sup>

23. 由于规划制度，东耶路撒冷的所有巴勒斯坦家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没有得到以色列签发的建筑许可证，使 100 000 名居民面临流离失所的风险。<sup>20</sup>

24. 这种情况以及东耶路撒冷严格的居住制度和限制东耶路撒冷居民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其他地区之间的家庭团聚，造成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见 [A/HRC/37/43](#)，第 55 和 63 段)。

25. 1967 年至 2017 年 5 月，以色列撤销了 14 595 名巴勒斯坦人的耶路撒冷居民身份。<sup>24</sup> 2018 年 3 月 7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以色列入境法》修正案，允许内政部长撤销实施以色列法律界定的恐怖主义活动、叛国或间谍活动或“构成破坏对以色列国信任的行为”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永久居留权。<sup>25</sup>

26. 基于犹太人先前所有权主张的诉讼也是定居者组织在东耶路撒冷获取财产的惯用策略。自 2004 年以来，定居者通过对 1948 年以前的所有权进行回购和提出主张，在旧城周边居民区不断接管财产(见 [A/HRC/37/43](#)，第 40 段)。随着诉讼的进行，2017 年，由于定居者的法律行动，180 个巴勒斯坦家庭面临被逐出东耶路撒冷家园的风险。<sup>26</sup>

27. 作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证据，西岸“隔离墙”背后的东耶路撒冷居民区人口不断增加，当地租金降低且扩建住房限制减少。这是在耶路撒冷拥有居民地位的巴勒斯坦人可与来自西岸的配偶一起生活而不丧失居民地位的唯一地方。然而，这些居民区缺乏基本服务和基本基础设施(见 [A/HRC/37/43](#)，第 56 段)。生活在这些居民区的巴勒斯坦人还必须经以色列检查站进入耶路撒冷。

28. 造成 C 区胁迫环境的另一个因素是驱逐和迁移贝都因人和牧民社区的计划，这些计划涉及 46 个贝都因族群的约 7 500 人，其中大多数是处境特别危险的难民(同上，第 24 和 25 段；另见 [A/72/564](#)，第 36 段)。

---

<sup>23</sup> 见 [A/72/564](#)，第 27 和 36 段；另见 [A/HRC/34/38](#)，第 27 和 28 段；[A/HRC/31/43](#)，第 44、46 和 50 至 60 段；[A/HRC/24/30](#)，第 28 和 29 段；[A/68/513](#)，第 30 至 34 段；[A/HRC/25/38](#)，第 11 至 20 段；[A/HRC/28/80](#)，第 24 段；[A/69/348](#)，第 13 段。

<sup>24</sup> 以色列民权协会，“东耶路撒冷：2017 年的情况与数字”(2017 年 5 月 21 日)。

<sup>25</sup> 以色列议会，“Knesset passes legislation authorizing interior minister to revoke permanent residency status over involvement in terrorism”，新闻稿(2018 年 3 月 7 日)。可查阅：[www.knesset.gov.il/spokesman/eng/PR\\_eng.asp?PRID=13803](http://www.knesset.gov.il/spokesman/eng/PR_eng.asp?PRID=13803)。

<sup>2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9 和 10 页。

29. 在加沙,截至 2017 年 11 月,由于以色列限制重建物资进入及重建资金有限,2014 年冲突造成了约 23 500 名巴勒斯坦人依然流离失所。<sup>27</sup>

#### 以色列定居点活动

30.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定居点活动违反了若干安全理事会决议,其中包括第 2334(2016)号决议。安理会在上述决议中重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以及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此类定居点还严重影响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见 A/72/564,第 4 段)。

31. 自 1993 年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以色列定居者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截至 2016 年年底,生活在超过 227 个定居点的人数接近 600 000 人,其中 97 个定居点未经以色列政府正式授权建立,被称为“前沿定居点”。<sup>28</sup> 以色列定居点及其相关地区占西岸总面积的 40%。<sup>29</sup>

32. 近年来,以色列定居者人口增长率超过了以色列总人口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口的增长率。<sup>30</sup> 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激励措施和优惠待遇支持定居点人口增长(见 A/72/90-E/2017/71 和 A/71/86-E/2016/1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出,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相当于“以色列将其人口转移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sup>31</sup>

33. 以色列定居点仍是流离失所和强迫迁离的推动因素之一。伴随修建定居点而采取的措施往往会阻碍巴勒斯坦人的流动,包括难以进入自己的农田。生活在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紧张局势和暴力行为加剧,这不仅因为存在定居者,还因为存在确保定居者安全的以色列士兵和安全部队。这些巴勒斯坦人还可能在回应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遭受集体惩罚(见 A/HRC/37/43,第 15 段及第 45 至 54 段)。

34. 2017 年 5 月,以色列当局自 1992 年以来首次正式核准在 C 区建立一个新定居点,并且通过追认前沿定居点合法地位的方式建立其他定居点。C 区的新定居点是为被逐出前沿定居点的定居者建立的。<sup>32</sup>

35. 2017 年 2 月 8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定居点规范化法,授权继续使用出于定居点目的而没收的私人拥有的巴勒斯坦土地。这是以色列议会

<sup>27</sup> 同上,第 7 页。

<sup>28</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定居点”(2017 年 11 月 11 日),可查阅: [www.btselem.org/settlements](http://www.btselem.org/settlements); 立刻实现和平组织,“定居点观察”数据库,可查阅: <http://peacenow.org.il/en/settlements-watch/settlements-data> (2018 年 3 月 14 日查询)。

<sup>29</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定居点”。

<sup>30</sup> 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收到的资料;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定居点”。

<sup>31</sup> 见 A/HRC/37/43,第 69 段;《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6)条。

<sup>32</sup> 见 A/72/564,第 6 段;另见立刻实现和平组织,“Jurisdiction of the new settlement ‘Amihai’ approved”(2017 年 5 月 30 日),可查阅: <http://peacenow.org.il/en/jurisdiction-new-settlement-amihai-approved>; A/HRC/37/43,第 8 和 15 至 17 段。

首次将其管辖权扩大到生活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私有财产事宜(见 A/72/564, 第 14 和 15 段)。

## 行动限制和出入限制

### 对加沙的封锁

36. 加沙的近 200 万巴勒斯坦人继续遭受军事行动接连升级的影响,而以色列在 2007 年 Hamas 接管加沙地带后收紧封锁使局势更为恶化。封锁行为可能构成国际法禁止的集体惩罚(见 A/72/565, 第 28 段)。封锁仍在继续损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见 A/HRC/34/38, 第 29 段; A/71/364, 第 28 至 29 段; A/70/421, 第 15 至 22 段; A/HRC/31/44, 第 40 和 43 段)。

37. 在 2014 年敌对行动后,以色列采取了措施,放松对进出加沙地带的人员和货物的限制。尽管如此,以色列要求协调和监测被视为“双重用途”物品的重要原材料进入,临时限制重建所需的水泥和其他物资进入,反复采取审讯和没收行为或撤销交易商和商人的许可证,这些继续对加沙地带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产生不利影响(同上)。

38. 2017 年,经以色列控制的埃雷兹过境点的出境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近 50%,为 201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色列当局还要求前往国外的加沙居民签署放弃书,保证一年内不使用同一路线返回,即他们因而只能通过拉法过境点提前返回。在某些情况下,旅行者被扣留在过境点,直到签署承诺书。

39. 此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向商人发放的有效许可证数量为 551 份,而 2015 年年底为 3 500 至 3 700 份。<sup>30 33</sup>

40. 2017 年,允许病人通过埃雷兹过境点的核准率降至 54%,而 2012 年为 93%。<sup>34</sup> 在有些情况下,病人获得了通过埃雷兹到加沙以外接受治疗的许可证,但据报在过境点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阻拦,并被索要关于武装团体或据称与加沙武装团体有关联的亲属的信息,如不配合则无法过境(见 A/72/565, 第 32 段)。

41. 2017 年,拉法过境点基本上仍被埃及当局关闭,开放次数有限(同上,第 29 段)。

<sup>33</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page/gaza-crossings-movement-people-and-goods](http://www.ochaopt.org/page/gaza-crossings-movement-people-and-goods); 另见 Gisha: Legal Center for Freedom of Movement, “2017: tightening of the closure- A round-up of 10 recent measures imposed by Israel further limiting movement of people to and from Gaza”, 可查阅: [www.gisha.org/UserFiles/File/2017Tightening\\_of\\_the\\_closure.pdf](http://www.gisha.org/UserFiles/File/2017Tightening_of_the_closure.pdf); Amira Hass, “Israel to let Gazans leave via West Bank-as long they don’t return for at least 12 months”, Haaretz, 10 March 2016, 可查阅: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gaza-residents-allowed-to-travel-as-long-as-they-stay-away-1.5415467>。

<sup>34</sup> 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42. 加沙重建机制在促进加沙地带进口建筑材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促进进口对公共工程项目至关重要的“双重用途”材料方面却不太成功。<sup>35</sup> 尽管如此，大型项目的核准和两用品进口在 2018 年有所增加。<sup>36</sup>

43. 以色列军队还以安全问题为由，在以色列边界隔离墙沿线和海上强制实行“限制出入区”，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渔民和农民的生计权(见 [A/HRC/34/38](#)，第 29 段；[A/70/421](#)，第 30 至 38 段；[A/HRC/31/44](#)，第 43 段)。以色列当局正式规定，距离周边隔离墙 100 米以内为“禁区”，200 米以内为重型机械“禁区”。然而，人道主义组织报告说，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认为距离周边隔离墙 300 米以内是“禁区”，1 000 米以内是“高风险区”。<sup>37</sup>

44. 海上设置的限制各有不同，但以色列以安全问题以及有人企图通过海路走私武器和使用船只发动袭击为由，<sup>38</sup> 将捕捞活动限制在 6 海里范围内，不到《奥斯陆协定》为捕捞活动划定的 20 海里的三分之一。这一限制在沙丁鱼季节放宽到 9 海里。<sup>39</sup>

#### 在西岸的行动限制

45. 行政、官僚主义和实际制约因素阻碍了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行动，破坏了经济活动、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以及援助和救济的交付，并损害了行动自由(见 [A/HRC/31/44](#)，第 12 至 21 段)。

46. 以色列继续在西岸修建“隔离墙”。约 65%的路线已经完工。长达 712 公里的现有规划路线中约有 85%位于西岸，而不是遵循 1949 年停战线(绿线)，<sup>40</sup> 这与 2004 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背道而驰，该意见认为“占领国以色列正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的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见 [A/ES-10/273](#) 和 [A/ES-10/273/Corr.1](#))。另有 53 公里(7.5%)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中。如果按照整条规划路线完成建设，西岸约 9.4%的地区将被隔绝在隔离墙与绿线之间，多达 25 000 名巴勒斯坦人可能加入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被孤立在接受区<sup>41</sup> 的 11 000 名巴勒斯坦人的行列，上述许多人因此难以进入西岸其他地区。<sup>42</sup>

<sup>35</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7 页。

<sup>36</sup> 从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收到的资料。

<sup>37</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5 页。

<sup>38</sup> Judah Ari Gross, “Shin Bet, IDF thwart Islamic Jihad attack on navy boats off Gaza coast”, Times of Israel, 4 April 2018. 可查阅: [www.timesofisrael.com/shin-bet-idf-thwart-islamic-jihad-attack-on-navy-boats-off-gaza-coast](http://www.timesofisrael.com/shin-bet-idf-thwart-islamic-jihad-attack-on-navy-boats-off-gaza-coast)。

<sup>39</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月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刊，2017 年 5 月至 6 月。

<sup>40</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事实与数字”(2017 年 12 月)，第 10 页。

<sup>41</sup> 位于隔离墙与 1949 年停战线之间的地区。

<sup>42</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The separation barrier”，11 November 2017. 可查阅: [https://www.btselem.org/separation\\_barrier](https://www.btselem.org/separation_barrier)。

47. 根据以色列地方政府的一项审计结果, 140 000 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当局划定的耶路撒冷市政边界内的 8 个居民区, 但“隔离墙”将他们与东耶路撒冷其他地区隔开。这些居民区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和执法保障, 生活条件恶劣, 尽管社区本身在耶路撒冷市政府的管辖之下, 并缴纳了市政税。隔离墙还阻碍了这些居民区的行动自由以及获得教育和市政服务的机会(见 [A/HRC/37/43](#), 第 38 和 58 段)。

48. 就“隔离墙”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而言, 2017 年, 病人和病人陪护者从西岸进入东耶路撒冷或以色列的申请中分别有 12% 和 18% 被拒。救护车的直接进入仍然存在问题, 救护车因安全检查而延误。在每年从西岸其他地区进入耶路撒冷的 2 125 辆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中, 约有 90% 被迫在检查站将病人转移到另一辆救护车上, 导致延误过境。<sup>43</sup>

49. 此外, 到 2017 年 1 月底, 在西岸的一些地区, 约有 60 公里的西岸公路被指定为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的以色列公民专用或近乎专用路段。<sup>44</sup> 西岸用于军事训练的射击区覆盖了约 17.5% 的总面积, 占 C 区的 29%, 也对行动造成了限制(见 [A/72/564](#), 第 41 段)。

50. 90 个巴勒斯坦社区的农民在 56 个以色列定居点境内或附近拥有土地。这些农民只能通过与以色列当局“事先协调”进入自己的土地, 而以色列当局通常仅在收获和耕种季节中的有限几天允许他们进入。与往年一样, 在 2017 年橄榄收获季节期间, 许多巴勒斯坦农民报告说划拨的时间不够, 或以色列军队没有在指定时间抵达以协助他们进入其土地, 使农民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容易遭到定居者的袭击。<sup>45</sup>

51. 巴勒斯坦农民还需要特别许可证或“事先协调”才能进入“接合区”内被指定为“封闭”的农田。如获核准, 农民必须穿过“隔离墙”沿线的指定出入口或检查站才能抵达自己的土地。在 2017 年橄榄收获期间, 76 个出入口被指定用于农业通行, 低于上一年的 84 个(见下文第 68 至 72 段)。<sup>46</sup>

52. 根据 1997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的一项协议, 以色列军队继续控制希伯伦市 20% 以上的地区, 该地区被称为 H2 区, 约有 40 000 人居住。巴勒斯坦人和数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在 5 个定居点院落居住。以色列人无法进入希伯伦的 H1 区。<sup>47</sup>

53. 以色列以安全问题和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为由, 在 H2 区和周边地区实施了严格的行动限制。以色列建立了 100 多个路障, 其中包括 20 个有人值守的检查

---

<sup>43</sup>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44</sup> 以色列人权志愿者组织, “Through the lens of Israel’s interests: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West Bank”, position paper, (December 2017), P14; [A/71/86-E/2016/13](#), 第 5 段。

<sup>45</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人道主义月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1 月)。

<sup>46</sup> 同上。

<sup>47</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希伯伦市以色列定居点的人道主义影响”(2018 年 2 月)。

站，并将定居点及其周围地区与该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这影响到 H2 区全体巴勒斯坦居民和希伯伦市其他居民的行动自由。由此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挑战，给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流离失所压力。<sup>48</sup> 行动受限、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和恐吓以及缺乏对定居者暴力行为的适当执法，导致巴勒斯坦人从希伯伦市的家中流离失所。<sup>47</sup>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1 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了 252 起准入事件。这些事件造成的损失估计有 1 222 个工作日，即 9 175 个工时。这影响到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保健和救济服务。<sup>49</sup>

### 开采、危及和耗尽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

#### 水

54. 缺水继续扰乱日常生活，阻碍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发展措施。约有 180 万巴勒斯坦人需要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sup>50</sup>

55. 限制性规划制度造成 C 区各社区难以在社区或家庭一级修理、恢复或建造基本的水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导致许多社区的饮水、家庭用水和牲畜用水不足。总的来说，在以色列控制的 C 区和巴勒斯坦控制的 A 区和 B 区，通过供水网向巴勒斯坦人供应的水有三分之一因渗漏而损耗，这也是由于连接西岸巴勒斯坦社区的管道以及巴勒斯坦城市和村庄内的供水网状况不佳造成的。<sup>51</sup>

56. 西岸巴勒斯坦居民的 22%(649 000 人)受到缺水或水质差的困扰。约有 156 000 人没有被接入供水网络，或者一周或更长时间才获得一次供水。<sup>52</sup>

57. 在 C 区，约有 95 000 人每天人均获得的供水不足 50 公升，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最低量的一半。<sup>53</sup> 其中包括生活在贝都因人或游牧社区的约 20 000 人，其住房被以色列当局视作“非法”，每天只能获得约 30 公升的供水，且费用比水网供水高 10 倍。<sup>54</sup>

58. 巴勒斯坦人还被迫以高昂成本抽水和储水，因为他们没有获准使用村庄附近为定居点供水的水管。<sup>55</sup>

<sup>48</sup>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2018 年 3 月 20 日)。

<sup>49</sup>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sup>50</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7 页。

<sup>51</sup> 同上，第 11 和 27 页。

<sup>52</sup> 同上。

<sup>53</sup> 同上，第 29 页。

<sup>54</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55</sup> 以色列民权协会，“Between the green line and the red line”，in “50 years: a State without borders-people without human rights”，可查阅：[www.acri.org.il/campaigns/50years/en](http://www.acri.org.il/campaigns/50years/en)。

59. 2017 年 1 月至 11 月，以色列当局拆毁或扣押了西岸 C 区的 19 座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有关的设施，其中包括蓄水池、水管和移动厕所，并称安设这些设施未获许可。<sup>56</sup>

60. 在东耶路撒冷，只有 59% 的巴勒斯坦居民被合法接入水网。由于居民区持续缺乏规划和资源分配，巴勒斯坦人的供水和污水连接不达标。<sup>57</sup>

61.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的持续赤字影响到加沙地带的全体 200 万人。<sup>56 58</sup> 由于基础设施状况欠佳，约有 40% 的家庭供水在运往消费者的途中损耗。<sup>59</sup>

62. 由于废水污染和过度抽水，从加沙沿岸含水层抽取的 95% 以上的水体不适合人类使用。按照当前的恶化速度，到 2020 年，含水层遭到的破坏预计将“不可逆转”。停电次数的增加使情况恶化。加沙约 90% 的人口依靠从私人公司购买淡化海水，这给已经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增加了潜在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sup>60</sup>

63. 仅 10.4% 的加沙居民能够获得改良的饮用水源，<sup>61</sup> 每人每天可获供水不足 50 公升，仅为最低国际标准的一半。<sup>62</sup> 没有任何人获得了世卫组织建议的每天人均 100 公升的供水量。

64. 根据巴勒斯坦水务局发布的 2016 年数字，从各种水源为加沙供应了 9 800 万立方米的家庭用水。在来自上述水源的供水中，只有 18% 可以安全饮用。<sup>63</sup>

65. 最近正在努力解决一些供水挑战，特别是恢复联合水委员会的会议，并为西岸和加沙启动北加沙应急污水处理项目。红海-死海运河项目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 污染

66. 加沙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的恶化对水处理设施、废水泵站和饮用水/自来水的运行造成了严重后果。<sup>64</sup> 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被接入污水处理网络，当前污染

---

<sup>5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8 和 29 页，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脆弱性的依据是消除饥饿行动和民间志愿者组织与巴勒斯坦水务局和巴勒斯坦水文小组合作进行的社区需求评估。

<sup>57</sup> 以色列民权协会，“East Jerusalem: Facts and figures 2017”，pp. 4-5。

<sup>58</sup> 联合国，“十年后的加沙：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家工作队”（2017 年 7 月）。

<sup>59</sup>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Water crisis”（11 November 2017）。可查阅：[www.btsalem.org/water](http://www.btsalem.org/water)。

<sup>60</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8 和 27 页。

<sup>61</sup>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依据 2014 年多指标类集调查。

<sup>62</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63</sup> 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64</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8 页，依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危机：预警指标”（2017 年 6 月），可查阅：[https://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gaza\\_indicators\\_final.pdf](https://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gaza_indicators_final.pdf)。

水平比环境健康标准高出四倍。<sup>65</sup> 每天从加沙向地中海排放约 1.08 亿公升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废水，73%的海岸线受到污水污染。<sup>58</sup>

67. 巴勒斯坦官方消息来源称，以色列当局和定居者将有害废物非法转移到西岸以及将约旦河谷部分地区划拨为以色列工业废弃物专用垃圾场等做法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农业用地、健康、动物和生物多样性。<sup>66</sup>

进入农业用地

68. 巴勒斯坦人进入和利用农业用地的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行动限制、没收土地和定居者暴力行为。

69. 这些限制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进入位于接合区内和定居点附近的土地，妨碍了全年的重要农业活动，影响了橄榄产业的生产率 and 价值。例如，与全年可进入地区的类似橄榄树相比，接合区橄榄树产量在过去四年中减少了 55% 至 65%。<sup>45</sup>

70. 巴勒斯坦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损失数据库显示，2017 年拔除、焚烧和毁坏树木及其他作物以及拆毁建筑物和执行停止令造成了近 200 万美元的损失。<sup>67</sup>

71. 仅在 2017 年橄榄收获季节(9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定居者就共毁坏了 5 582 棵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橄榄树，而 2016 年是 1 652 棵。在一个案例中，巴勒斯坦农民报告说，获准进入土地时发现 3 200 棵橄榄树的果实已被收割和窃取。<sup>45</sup>

72. 2017 年，尽管出口自 2014 年敌对行动结束以来缓慢增长，加沙的农业部门，包括农民、牧民、养殖者和渔民继续遭受生产能力下降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sup>68</sup> 土地、灌溉系统、温室、土壤肥力和果园的恢复工作进展缓慢，导致依赖短期援助。在两用品制度下，管道和木材等产品的进口延误和限制也对农业造成了不利影响。<sup>69</sup>

开采矿产资源

73. 自 1970 年代以来，以色列公司和企业获得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开采自然资源的许可证。根据 2010 年的以色列官方数据，当时有 8 个以色列人拥有的采石场和 8 个巴勒斯坦人拥有的采石场在西岸 C 区开展活动，分别将产量的 94% 和 80% 转运到以色列。<sup>70</sup>

<sup>65</sup> Abeer Abu Shawish 和 Catherine Weibel, “加沙儿童面临严峻的水和环境卫生危机”, (儿基会, 2017 年 9 月 1 日)。可查阅: [www.unicef.org/wash/oPt\\_100684.html](http://www.unicef.org/wash/oPt_100684.html)。

<sup>66</sup> 见 A/72/90-E/2017/71, 第 61 段; Adam Aloni, Made in Israel: Exploiting Palestinian Land for Treatment of Israeli Waste(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结论, 可查阅: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summaries/201712\\_made\\_in\\_israel](http://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summaries/201712_made_in_israel)。

<sup>67</sup> 从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基于 2018 年 1 月从巴勒斯坦当局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获得的数据。

<sup>68</sup> 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 2017 年共有 2 621 卡车货物运出加沙, 而 2016 年为 2 132 卡车。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加沙过境点: 人员和货物流动” 数据库。

<sup>69</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第 35 和 36 页。

<sup>70</sup> 以色列人权志愿者组织, “The great drain: Israeli quarries in the West Bank-high court sanctioned institutionalized theft”, position paper (September 2017), introduction。



74. 据西岸石材和大理石生产者联盟称,自 1994 年以来,没有按照《奥斯陆协定》的规定向巴勒斯坦公司颁发在 C 区开办采石场的新许可证。此外,许多以前的许可证已经过期。因此,C 区只有极少数采石场仍在运作。关闭采石场时还没收了设备并收取了罚款。<sup>71</sup>

####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状况

75. 结束占领是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重要因素。约有 250 万巴勒斯坦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占其人口的一半。<sup>72</sup>

76. 据联合国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家工作队估计,由于封锁、反复出现的军事行动和巴勒斯坦内部分歧,到 2020 年,加沙将无法居住。工作队还估计,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和联合国提供的服务,加沙地带在几年前就会被视作无法居住。无论如何,恶化趋势仍然明显。<sup>58</sup>

77. 约 80% 的加沙巴勒斯坦人获得援助,其中包括粮食援助,这使稀缺的现金资源能够被用于其他必需品,防止粮食安全和生计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减少消极应对机制的影响。<sup>73</sup>

#### 经济运行情况

78. 2017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状况恶化。长期以来,经济始终受到行动、进出和贸易限制的影响,导致投资水平极低,生产基础受到侵蚀。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刺激了公共和私人部门消费,从而促进了减轻各项限制对增长的影响。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西岸带动的经济增长为 2.4%;而加沙仅为 0.5%。<sup>74</sup>

79. 2017 年第四季度,西岸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估计数分别为 8.4% 和 6.0%,高于 2016 年第四季度。然而,对加沙而言,这两项数据分别下降了 2.9% 和 6.9%。<sup>75</sup> 基础设施退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削减开支、持续封锁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分歧影响了加沙的增长绩效。<sup>76</sup>

---

<sup>71</sup> 世界银行,“C 区和巴勒斯坦经济的未来”(2013 年 10 月 2 日),第 30 和 31 页。可查阅: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6686/AUS29220REPLAC0EVISION0January02014.pdf](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6686/AUS29220REPLAC0EVISION0January02014.pdf)。

<sup>72</sup> 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国,“2018-2022 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国发展援助框架”,局势分析;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7 页。

<sup>73</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8 页。

<sup>74</sup> 世界银行,“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18 年 3 月 19 日”。第一章。

<sup>75</sup> 资料基于西亚经社会的计算,以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为依据,可查阅: [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29-3-2018-qna-en.pdf](http://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29-3-2018-qna-en.pdf)。

<sup>76</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岸和加沙: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2017 年 8 月 31 日)。

80.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在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足以纠正经济失衡现象和有效提高生活水平。<sup>77</sup> 2014 年后的增长是一次重建热潮和追赶型增长，而不是新经济部门扩张。公共和私人投资不足使情况更加糟糕。

8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显示，由于以色列对货物、劳动力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影响到经济和金融部门，而且援助流入量仍然很低，2018 年的增长率将为 3%(西岸为 2.7%，加沙为 4.0%)。<sup>78</sup> 流动性限制和经济缓冲减少正在抑制消费和投资，加沙的情况尤为严重。<sup>58</sup>

82. 在财政执行情况方面，2017 年上半年的净收入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7.3%。然而预计 2017 年预算赤字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4%，捐助方资金转移的减少给政府财政带来进一步压力。<sup>79</sup> 在 2016 年出现通货紧缩之后，预计 2017 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2%。宏观经济指标容易受到以色列施加的限制性措施和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

83.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恶劣，反映了人口结构压力、经济停滞和占领国施加的障碍。与 2016 年同期相比，2017 年四个季度的失业率上升了 0.4%、2.1% 和 0.8%，然后下降了 1.2%，<sup>80</sup> 并在第三季度达到 29.2% 的峰值。截至 2017 年第四季度，男性失业率为 19.5%，妇女失业率为 43%，20 至 24 岁的人员失业率为 40.7%。<sup>81</sup> 西岸失业率为 13.7%，而加沙失业率高达惊人的 42.7%。这一数字反映了加沙的严峻形势和当地机会持续受限的情况。此外，自 2007 年以来，来自加沙的工人一直无法进入以色列工作。

84.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国家贫穷线衡量的贫穷率从 2011 年的 26% 上升到 2017 年的 29%。加沙的贫穷率很高，达到 54%。<sup>82</sup>

85.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制定的多维儿童贫穷分析，65.7% 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儿童在两项或两项以上指标中属于贫困，加沙的所有儿童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属于贫困(见 [E/ESCWA/EDID/2017/2](#))。

#### 粮食安全

86. 造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粮食脆弱性的常见推动因素包括：以色列对货物和人员流动加以限制；经济发展不景气导致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加沙地带；获取现有自然资源受到限制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无力在 A 区和 B 区(这两

---

<sup>77</sup> 同上。

<sup>78</sup> 同上。

<sup>79</sup> 同上。

<sup>80</sup> 资料基于西亚经社会的计算，以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为依据。

<sup>81</sup> 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第四季度(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劳动力调查结果”，新闻稿(2018 年 2 月 13 日)。可查阅：[www.pcbs.gov.ps/site/512/default.aspx?lang=en&ItemID=3050](http://www.pcbs.gov.ps/site/512/default.aspx?lang=en&ItemID=3050)。

<sup>82</sup>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提供的初步数据。

个区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大部分面积)以外的地点发挥监管作用。<sup>83</sup> 水质低劣加上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差导致粮食利用率低下,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而且饮食质量下降,这些因素也加剧了粮食无保障现象。

87. 约有 160 万巴勒斯坦人(占人口的 31.5%)被认为粮食无保障。加沙地带的比例特别高,40%的家庭被认定为粮食无保障,比西岸比例(13%)高出三倍以上。<sup>84</sup> 只是靠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才避免了加沙地带的粮食安全危机。2016 年,70%以上的居民获得了国际援助,其中大部分是粮食援助。尽管如此,约一半的巴勒斯坦居民患有不止一种微营养素缺乏症。<sup>85</sup>

88. 与非难民相比,巴勒斯坦难民的重度和中度粮食无保障程度更高。难民营的粮食无保障率最高。2016 年,难民营中每五个家庭中有两户(35.9%)粮食无保障。<sup>86</sup> 西岸的难民粮食无保障率为 15.1%,加沙地带为 41.3%。<sup>87</sup>

89. 接受近东救济工程处粮食援助的居民从 2000 年约 80 000 人增至 2017 年的 993 000 多人。自 2017 年 3 月以来,加沙的巴勒斯坦公务员月薪已削减 30%至 40%,迫使更多家庭申请已经捉襟见肘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救济服务。<sup>88</sup>

90. 女户主家庭的粮食无保障率高于男户主家庭。在加沙地带,46%的女户主家庭处于重度和中度粮食无保障状态,而男户主家庭的比例为 39%。在西岸,这一比例分别为 31%和 11%。<sup>89</sup>

91. 2012 至 2016 年,C 区贝都因人和游牧社区的粮食无保障程度更为严重,无保障率从 55%上升至 61%。同期的粮食有保障家庭比例从 20%下降至 6%。<sup>90</sup>

## 教育

92. 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估计有 490 145 名学童(其中有 249 147 名女童)在安全爱幼环境中接受优质教育方面遭遇各种挑战。<sup>91</sup>

---

<sup>83</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7 页。

<sup>84</sup> 从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 页。

<sup>85</sup> 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收到的资料。另见粮食署,“在巴勒斯坦举办的提高营养认识班”(2016 年 11 月)。可查阅:<http://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communications/wfp288670.pdf>。

<sup>86</sup> 从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87</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4 页;从粮食署收到的资料。

<sup>88</sup>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sup>89</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4 和 35 页;从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90</sup> 从粮食署收到的资料。

<sup>91</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8 页。

93. 由于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以及定居者的暴力和骚扰以及威胁，包括对学校、学生和教师的袭击和威胁，西岸学童常常面临胁迫环境。<sup>92</sup> 人们不得不举家搬离家园，以确保子女在其他地方安全地接受教育。<sup>93</sup>

94. 2017 年上半年，据报以色列部队向学生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并入侵学校场地。2017 年上半年，在 C 区、希伯伦市 H2 区和东耶路撒冷记录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在西岸，儿童经常要接受搜包和搜身，有时被骚扰和拘留，尤其是在通过检查站时。特别是某些地区，学生在路过定居点时还面临遭到定居者威胁和施暴的风险。学生往往必须步行 10 公里往返校园，安全岌岌可危。据报，由于家长担心往返学校期间的安全，女童尤其面临很高的辍学风险。没有追究此类侵害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则加剧了这一状况，并且袭击教育人员和设施的趋势在整个西岸愈演愈烈。<sup>94</sup>

95. 以色列的官方数据显示，在东耶路撒冷，需要近 2 000 个新教室才能满足巴勒斯坦居民的需求。影响当地教育质量的原因包括歧视性和限制性规划和分区制度造成基础设施不足；生活在西岸的居民难以获得进入东耶路撒冷的许可证，导致合格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匮乏。在东耶路撒冷上学的巴勒斯坦儿童必须学习经以色列修改的巴勒斯坦课本，据称修改目的是审查“煽动言论”。<sup>95</sup>

96. 由于没有以色列的建筑许可证，为约 5 000 名儿童服务的 44 所巴勒斯坦学校(C 区的 36 所和东耶路撒冷的 8 所)可能被拆除或没收。<sup>96</sup>

97. 在加沙地带，目前有三分之二的学校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以适应学生人数。结果，每个学校日的学习时间减至 4.5 个小时(而西岸为 5.5 个小时)。<sup>97</sup>

98. 据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由于资金不足和缺乏建造学校的合适土地，70.2% 的工程处学校和 271 000 名学生继续实行两班制，这使难民儿童失去了单班制学校学生享有的参与娱乐和创造性活动的机会。<sup>98</sup>

99. 近东救济工程处前所未有的财政短缺可能会严重影响其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初等教育和学校服务的能力。资金缩减还限制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支持在加沙提供优质教育的能力。<sup>99</sup>

---

<sup>92</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 页。

<sup>93</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 页。

<sup>94</sup> 同上，第 38 和 39 页。

<sup>95</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9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 2 月)。

<sup>97</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98</sup>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sup>99</sup> 从教科文组织收到的资料。

## 公共保健

100. 对加沙的封锁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分歧继续对加沙地带医疗保健的可得性和质量构成重大挑战,也给居住在加沙地区以外的病患和卫生工作人员获得和提供保健构成了重大挑战。加沙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人满为患和不达标住房进一步加剧了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恶化相关的公众健康风险。难民营里的难民处境尤为危险,当地平均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 40 000 人。<sup>100</sup> 加沙有近 300 000 名巴勒斯坦儿童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支助或社会心理干预措施。<sup>101</sup>

101. 资金不足导致医疗用品、设备、药品和一次性用品短缺,加上工作人员人手不足,使 10 000 名新生儿面临风险,并造成每千名新生儿死亡率徘徊在 14%。估计加沙有 140 000 名 5 岁以下儿童长期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sup>102</sup>

102. 加沙的能源危机影响了基本服务,并加剧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医院被迫推迟手术,让病患过早出院,并减少医疗设施的清洁次数。<sup>103</sup> 由于缺乏燃料储备,平常为加沙北部地区 300 000 多人服务的拜特哈农医院在 2018 年 1 月底停止了医疗服务。<sup>96</sup>

103. 据报,2017 年,加沙每月平均有 38% 的基本药物清单物项和 31% 的基本一次性医疗用品清单物项的供应量不够维持一个月。缺乏基本治疗设施和适当的检查技术导致依赖转诊至加沙以外地区,特别是肿瘤科。转诊至加沙以外地区的病患必须经埃雷兹过境点进入东耶路撒冷(占 53%)、以色列(占 22%)和西岸(占 17%)的医疗设施。<sup>104</sup>

104. 卫生工作人员有资格申请出入加沙的许可证。实际上,工作人员的出入面临巨大的障碍;在 2017 年因人道主义目的通过世卫组织提出的出入加沙许可证申请中,仅 61% 获准。<sup>105</sup>

105. 西岸的分裂状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健康权。生活在 C 区、希伯伦市 H2 区和接合区的 260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依靠人道主义保健,其中包括约 64 000 名育龄妇女、34 000 多名 5 岁以下儿童和 85 000 多名 5 至 19 岁儿童。其他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sup>106</sup>

---

<sup>100</sup>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sup>101</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7 页。

<sup>102</sup> 同上,第 31 页。

<sup>103</sup> 从儿基会收到的资料。

<sup>104</sup>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05</sup> 同上,援引其 2017 年 12 月关于从加沙地带转诊病患的月度报告,可查阅 [www.emro.who.int/pse/publications-who/monthly-referral-reports.html](http://www.emro.who.int/pse/publications-who/monthly-referral-reports.html)。

<sup>106</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2 页,依据是 2017 年卫生群组数据和 C 区巴勒斯坦社区脆弱性概况项目。



106. C 区约有 17% 的巴勒斯坦人由流动诊所提供服务,<sup>107</sup> 这些诊所的服务受道路封闭和恶劣天气事件的影响。C 区约有 12% 的居民住在距离初级保健诊所 30 多公里的社区, 且无法使用任何流动诊所。<sup>108</sup>

107. 就生活在西岸难民营(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40 000 人, 某些难民营已达 130 000 至 180 000 人)中的难民而言, 约有 30% 因过分拥挤以及污水处理和供水网络匮乏而面临健康风险。<sup>109</sup>

108. 西岸医疗设施还面临医疗用品短缺问题, 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 2017 年西岸中央药物设施约有 23% 的基本药物和 19% 的基本一次性医疗用品缺货。<sup>110</sup>

109. 以色列救护车以安全事件为由不愿在没有警察护送的情况下提供服务, 而巴勒斯坦救护车被禁止穿过隔离墙, 东耶路撒冷隔离墙另一侧的地区因而受到影响(见 A/HRC/37/43, 第 58 段)。东耶路撒冷有几处极度脆弱的社区, 约有 119 000 人患有精神健康问题且得不到基本的保健和急诊护理。<sup>111</sup>

110.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与巴勒斯坦卫生部最近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 2016 年去世的乳腺癌患者中约 60% (643 名妇女) 因各种因素(包括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诊断和治疗遭到延误)而早逝。研究报告认定, 在这些情况下, 对包括加沙患者在内的巴勒斯坦患者而言, 出入西岸和以色列受限是一个主要因素。<sup>112</sup>

###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11. 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 并且在国际上没有法律效力, 并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销其决定。安理会决定《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所有规定继续适用于 1967 年 6 月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

112. 估计有 23 000 名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 34 个非法定居点。以色列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支持定居活动(见 A/72/564, 第 60 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 每年有 150 户以色列家庭在戈兰定居(见 A/HRC/37/40, 第 11 段), 企图借此促进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完全融入以色列并脱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sup>113</sup>

<sup>107</sup> 见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ocha.opt#!/vizhome/Health-VPP/Dashhealth>;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08</sup>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09</sup>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sup>110</sup>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11</sup>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第 30 页。

<sup>112</sup> 人口基金, 幸存之路: 巴勒斯坦乳腺癌的故事(2018 年 1 月), 可查阅: **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sup>113</sup> 国际劳工组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工人的处境(2017 年, 日内瓦)第 121 至 127 段。

113. 约有 25 000 名叙利亚居民住在 5 个村庄,在增长和发展方面面临重大挑战,部分原因是在获得土地和资源方面受到限制(见 [A/72/564](#), 第 60 段)。据报,大多数叙利亚本地居民拒绝以色列公民身份,拥有永久居留权,被以色列当局视为国籍“未定”。他们如要出行,只能获得以色列“通行证”。<sup>114</sup>

114. 永久居民可以申请完全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他们也可能在为留学或工作出国和居住海外后被撤销永久居民身份。自 1982 年以来,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约有 100 名叙利亚居民的永久居民身份被撤销。<sup>115</sup>

115. 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控制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土地的 95%, 只将 5% 留给叙利亚居民。<sup>116</sup>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报告称,以色列没收了约 28% 的农用地(见 [A/HRC/37/40](#), 第 17 段)。

116. 以色列当局制定的土地、住房和开发政策使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上的叙利亚人几乎无法得到建筑许可证。因此,叙利亚村庄拥挤不堪,基础设施负荷巨大,资源捉襟见肘(见 [A/72/564](#), 第 61 段)。据报,这些情况迫使叙利亚人在没有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面临全部或部分拆毁以及支付巨额罚款(每平方米 55 至 85 美元)的风险。<sup>117</sup>

11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在叙利亚人申请公用事业服务时采用过高的税率(见 [A/HRC/37/40](#), 第 14 段)。此外,建造障碍阻碍了叙利亚公民从旅游业中受益。<sup>118</sup>

118. 以色列定居者还得到了超过比例的自然资源,如清洁水(见 [A/72/564](#), 第 60 段;另见 [A/HRC/28/44](#), 第 54 段; [A/HRC/31/43](#), 第 64 段)。

119. 歧视性的水分配政策加剧了叙利亚农民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以色列定居者的竞争。<sup>119</sup> 由于以色列禁止建造新水井,叙利亚农民在获取供水方面受到限制。因此,一半的耕作用水须从以色列供水公司购买。<sup>113</sup>

120. 因为据报以色列当局可能会没收未使用的土地,所以叙利亚人通常避免放弃农业。<sup>120</sup> 此外,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以色列当局将叙利亚人农业用地面积限制为 45 000 英亩,却允许以色列定居者使用 350 000 英亩的土地。阿拉伯叙

---

<sup>114</sup> 马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以色列国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交联合国对以色列国普遍定期审议的报告”,2017 年 6 月,第 21 段。

<sup>115</sup> 同上,第 22 段。

<sup>116</sup> 马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叙利亚戈兰被占领的五十年”,新闻稿(2017 年 6 月 8 日)。

<sup>117</sup> 马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以色列国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第 7 段。

<sup>118</sup> 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19</sup> 从劳工组织收到的资料。

<sup>120</sup> 同上。

利亚共和国进一步指出，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上的叙利亚人的工作权受到限制(见 A/HRC/34/37，第 24 段)。

121. 据报，以色列在以色列定居点和农用地周围地区优先排雷，尽管地雷集中埋设在叙利亚住宅和农业区。<sup>121</sup>

122. 2017 年 7 月，以色列内政部宣布将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 Buq'ata、Mas'adah、Majdal Shams 和 Ayn Quniyah 四镇举行选举，这是 1967 年以来首次采取这一做法。<sup>122</sup>

## 四. 结论

123. 51 年的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上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长期占领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社会和经济采取的政策和做法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多年来积聚了各种负面效应。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资金危机是只会加剧生活条件已经恶劣的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状况的另一个因素。

124.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一些做法和措施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其中一些可被视为具有歧视性。某些做法可构成强迫转移受保护人员，可能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其他做法可构成集体惩罚。

125. 绝对必须遵守国际法，确保没有任何一方逍遥法外，并保证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所有居民得到正义与和平，包括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人民。

126. 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是减轻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苦难的关键。然而，在解决此类暴力的根源之前，暴力循环不会结束。联合国坚持其长期立场，即只有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才能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努力实现这一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要满足两国人民的正当愿望，就必须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和平、安全和相互承认的环境下共处的愿景，让耶路撒冷成为巴以两国的首都，并且通过谈判永久解决所有的最终地位问题。

---

<sup>121</sup> 马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以色列国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第 13 段。

<sup>122</sup> Noa Shpigel, “In first since 1967, Druze villages in Israeli Golan Heights to hold democratic elections”, *Haaretz*, 8 July 2017. 可查阅: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in-first-since-1967-israeli-druze-to-hold-democratic-elections-1.5492306>。